



权延赤文集



红朝传奇

共和国第一代文官武将
部属子女的真实回忆

上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权延赤文集

红朝传奇

权延赤 著

(上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冀步良 李明辉

权延赤文集（红朝传奇·上）

作 者 权延赤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字 数 2100 千
印 张 86
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2000 套
标准书号 ISBN 7-204-04044-9/I · 729

定 价 298.00 元（全十一卷）

目 录

林彪将将	(1)
贺龙生与死	(29)
司令爸爸许世友	(157)
雷英夫与中共领袖	(222)
四个秀才一台戏	(296)

林彪将将

夕阳如血，大如轮。

狼烟未熄，枪声零落，红旗已经飘上围场上空。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打隆化。

踩着黄沙，衰草和齿状的钢铁碎片，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同热河省军区司令员段苏权，漫步走来。长征时，这两位将领一个手负伤，一个脚负伤，被人玩笑为“手足之情”。

“仗越打越大，地方部队要不断转入野战军。”程子华瓮声瓮气地说：“热河另组织一个野战司令部，黄永胜当司令，你去当政委。”

段苏权脚步骤停，迅速瞄了一眼程子华。

“不行，我不行。”段苏权摇头。

“你怎么不行？”

段苏权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
一尊日本山炮，炮口对着如血如轮的夕阳，像要将它轰落，却又一声不响。

“孤山未能全歼敌人，隆化伤亡大，没有攻进隆化城。看来永胜也不是永胜。”程子华笑笑，“他喜欢甩手当家，

你喜欢事事躬亲，我看你们正好配对。”

“……我不会打牌，”段苏权吭哧，“也不会玩……”

“要打仗，不要玩牌。”

“我了解永胜……缺一样不好搭档。”段苏权从鼻子里喃喃，“再说……”

“说呀，你就是不痛快。”

“他是击鼓冲锋，鸣金玩妓。”

“什么？”程子华叫了一嗓。

段苏权憨然一笑，不再言声。

“噢，”程子华忽有所悟，“击鼓进兵，鸣金收兵。你不怕打仗，就怕不打仗？”

“不打仗，他要是玩女人我管得了？”

“嗯，嗯，”程子华不住地捏下巴，“林总不吃不喝不吸烟也不玩，我不信他就能容得……”

话没讲完，程子华转了口：“那就再说吧。”

铁的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，林彪率领的“四野”执行得比铁还硬，比钢还强。

尤以第七项注意“不调戏妇女”执行得严厉，不慎出格就拿命抵。

立过大功的一位战斗英雄不慎出格，谁说情也不行，枪毙。

一名基层干部与女房东通奸，虽是双方情愿，又有全村百姓求情，还是拖走毙掉。

三名战士想强奸一个女人，尽管那女人是留用的日本人，尽管未遂，尽管三名战士都不满十八岁，仍然不能幸免，统统拉出去枪毙。

“要决战东北呢，我救不了他们。”林彪脸色苍白，沙哑着嗓子对几名高级将领说，“不开活口，再遇这种事，少数意志薄弱者有贼心也没贼胆儿；开了活口，我们就会失去群众失去战斗力，我们就会失去胜利失去东北。”

程子华在院子里散步，他散步有时要摇晃肩膀，摇晃双臂，摇晃整个身体。这是运动。

他脑子也在运动，嘴里偶尔念念有词。

下午要见林彪，跟林彪说事不能有废话，所以要准备。

他已经见过三次林彪了，就为了坚持一个意见，给八纵换将，推荐段苏权替代黄永胜任司令员。

第一次见林彪，他说：“黄永胜整天打牌跳舞，不工作。”

林彪说：“辽西三战三捷，八纵从地方部队上来不久，黄永胜当司令，半个月歼敌一万六千多人，打得不错。”

第二次见林彪，他说：“黄永胜太霸道，什么都得他说了算。可部队里许多具体工作他又不管，他又要说了算，不许别人管……”

林彪说：“不要搞山头，要团结，要能容人。无‘度’不丈夫；不是毒，是度量。”

第三次见林彪，他不得不说不愿说的话：“黄永胜在生活作风上实在糟糕，用林总的话讲，他是有‘贼心’也有‘贼胆儿’，影响很不好……”他举了例子。

林彪平平静静地听完，林彪平平静静地说：“楚汉相争的时候，有个故事。刘邦问韩信：‘我能将多少兵？’韩信说：‘最多十万。’刘邦又问：‘那么你能将多少兵？’韩

信说：‘多多益善。’刘邦没有发火，反而笑了，说：‘你既然这么大本事，怎么被我捉来阶下，供我驱使了？’韩信不慌不忙说：“陛下不善将兵，却比韩信善于将将呢，所以我被捉到了阶下……”程子华半晌无言。

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”林彪用这句话送走了程子华。

林彪面无表情地在屋里踱步，一边听程子华谈意见。

知情人都在奇怪，林彪见了 he 喜爱的将领和老部下，总是没什么话说，对他不喜欢的将领，反而再忙也要耐着性子听完意见。

上午，秘书见林彪精神很好，进来报告：“黄永胜来了，要跟林总汇报。”林彪目光不离军用地图，摆摆手：“告诉他，我要睡觉。”

下午，秘书见林彪精神不好，满面疲惫，小声报告：“程子华又来了，跟他说你休息了？”林彪目光离开军用地图，两手搓搓脸说：“叫他来，我精神还好。”

据“四野”一些老人讲，部队日常管理教育都是罗荣桓负责，林彪不大管，林彪只是一门心思琢磨打仗。他很少与干部谈话，只有冀察热辽的干部例外。

因为他对冀察热辽分局及军区有意见，对其领导人也有意见，他们对东北的许多看法不一致。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：“意见不一致才要多听。”

“永胜同志确有不少长处。”程子华尽量客观地说看法，“善于捕捉战机，强毅果敢过人，会打巧仗也能咬牙打硬仗，六次负伤，足够顽强。”

他停顿片刻，望林彪。

林彪静气过人，听见和没听见一个样，脚步一直是匀速运动。

“但他有个要命的短处：贪享乐好斗狠。他喜欢以己之长凌人，不喜欢别人触其短处。发展下去，对党、对军队、对他个人，我怕都会不利。”

林彪继续踱他的步。

“苏权同志的特点是忠诚老实，原则性强，组织纪律性强，从不胡来。”

林彪还是踱他的步。

程子华看不出态度，只好讲下去：“他和永胜恰恰相反，凡事谦以待人，谨言慎行。但也能打仗，长征时就是师政委；红军时期、抗战时期都打过漂亮仗。军事工作、政治工作、地方工作都搞过，比较全面。”

“讲这么多就不叫特点。”林彪立住脚，终于说话了，“讲特点只能讲一个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程子华沉吟再三，“忍辱负重。”

“根据呢？”林彪重新踱步。

“任弼时同志讲的。”

林彪不语，还是匀速踱步。

“长征时，他任独立师政委，负重伤被留下，沦为乞丐。靠讨饭活下来，又找回部队，受审查没怨言，职务安排低了没有怨言……”

“他自己对来八纵是什么态度？”林彪在桌子对面坐下，这是接近表态了。

“他……”程子华略显尴尬，只能实话实说，“不太愿意。”

林彪认真看一眼程子华，极轻微地点点头：“好吧，我和荣桓同志谈一下。”

高级军事会议要开始了，黄永胜仍然留在林彪房间，胸脯扇个不停。

“程子华、李运昌他们搞鬼，安插人！”黄永胜见没了别人，咬着牙根发泄，“段苏权是冀察热辽的人！”

林彪平平淡淡地说：“苏权同志来谈过了，他不想去八纵。”

“他是装样子！”

“他说他对冀热察比较熟悉，那里条件也艰苦，他的长处是能吃苦，想留在那里干。”

黄永胜怔怔地睁大眼睛，半天没有眨。林彪起身朝外走：“就这么定了，给你另安排。”

“段苏权替我当司令，”黄永胜跟在林彪身后走，余愤难消，“我打的仗他替得了吗？”

林彪在门口回头：“他打的仗你替得了吗？”

黄永胜又是一怔。从井冈山打到东北，林彪从来没说过什么仗他打不了，他也从来不曾战场上给林彪丢脸。

“你能忍辱负重吗？”林彪再问一句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二

候鸟使劲扇动羽翼，扑打硝烟弥漫的空气，撵过一片片庄严缓慢飘移的乌云，匆匆慌慌向南飞去。

一阵凄凉的鹤唳从九天落下；段苏权陡地收缰，战马

嘶叫着缓下步子。

他的心有些难受，抬眼间，目光里流出惆怅。

9月12日，国共双方在黑土地上的大决战正式揭幕。根据林彪的命令，他率八纵三万六千指战员，从八面城出发，昼伏夜行，渡辽河，穿草原，过沙漠，九天行程一千里，进抵北宁线中段。气还没喘一口，命令又到，连夜强行军一百二十里，渡大凌河，突然包围葛文碑、大薛屯之敌，截断了锦州和义县两敌的联系。

林彪曾讲过：“打锦州必先得义县。”

包围圈刚形成，林彪电令已到：“八纵三个师，九纵两个师，三纵一个师，总计六个师的兵力，由八纵统一指挥，攻歼大薛屯、葛文碑之敌。”

接命令后，段苏权采取了战役截断与战术包围相结合的部署：以九纵两个师阻援，并防敌南逃锦州；以三纵一个师做总预备队；以八纵三个师分别攻歼大薛屯和葛文碑之敌。

这场战斗，原国民党九十三军中将军长盛家兴这样记述：

“绝难预料到在24日阴雨之夜，解放军八、九两个纵队以强大兵力从西北和东南两方奔袭而来，对锦北的纵深阵地，乘隙擒毁，当头一棒，给（锦州）守军以莫大的打击。

“25日当夜，在锦州通义县公路两旁葛文碑一带警戒阵地上的部队，也同时遭到自东北方向来的强大解放军的夜袭，发生混战，不能退脱。大战序幕，遂从此开端。”

过四十年国民党将领还记得八纵，因为锦州之战是由

八纵攻打葛文碑而“大战序幕，遂从此开端”。

可惜，林彪“疏忽”了八纵。这一仗，他始终是只说九纵，不提八纵。

段苏权心里不舒服，若换了黄永胜会骂娘，他不会骂。此后几十年他什么也没讲。

攻占葛文碑、大薛屯后，段苏权奉林彪命令，又率八纵攻歼大、小紫荆山、北大营、八家子、被服厂、东大梁等高地和据点之敌，战十余场，受两次通报批评。这两次通报批评影响之大，直到四十年后，作家张正隆写辽沈战役，老人们的回忆都忘不了。

打锦州前出了三个问题。一个战略上的，两个战术上的。

后两个问题都出在八纵。

一个是没有及时封锁西面机场，让沈阳之敌投下两个团的援兵，任务也让九纵抢去了。

电报是参谋长黄鹄显发的。两个机场，一个能用，一个不能用，封锁哪个，对于这位当年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长，是不必再发个电报请示一下的……

9月30日，毛泽东致电“林罗刘”，表扬九纵控制了机场，“毁机五架”。同时批评八纵贻误战机，指出：“大军作战，军令应加强。”

毛泽东都有话了，八纵压力很大。

八纵紧急召开常委会，决定将毛泽东批评电报转发到团，让各团党委立即讨论表态，坚决打好下一仗。

这边正攒着劲儿准备雪耻，那边又把小紫荆山丢了。

10月9日夜，二十三师六十八团副团长韩枫，率三营

打下小紫荆山后，麻痹大意，下山吃饭去了。担任警戒防御的八连，连长也下山去了。下半夜，敌人突然一个反击，把阵地又夺了回去。

南京《中央日报》迅速作出反应：《锦州国军反击克紫荆山》。

……

八纵这下子更吃不住劲了。

政委邱会作火速赶到六十八团。当年八纵的老人说，邱会作有水平，有派头……讲明拂晓后两小时，必须把小紫荆山再夺回来。然后当场宣布，将六十八团团长和副团长撤职，八连连长枪毙。说这次先杀“两条腿的”，下次再出事就杀“四条腿的”（指骑马的）……

邱会作就在六十八团等着，夺回小紫荆山才走……

两个通报，毛泽东也讲了话，又枪毙一个连长，全军无不震惊警惕。大决战中，有这么一笔，其作用不亚于几次最精彩的战场总动员。

优秀的统帅都明白应该有这么一笔。

不过，段苏权除了压力和沉痛感，又隐隐游动一丝委屈。

大战之中，许多部队或大或小都发生过一些具体失误，林彪抓住八纵暂时失守小紫荆山，警醒全军，段苏权直到四十年后仍是心服口服无异议。可是攻占机场呢？

锦州有两个机场，一个在城东，一个在城西，“东野”的电令是：攻占机场，阻敌援锦。

电令没有讲哪个机场，但敌人空降援兵的是西面机场，稍有头脑的指挥员也会判定应是攻占西面的机场才能

“阻敌援锦”。

但是，八纵在东面，九纵在西面，若是攻占西面的机场，八纵就必须在敌人阵地前做一百八十度转向运动，并且要奔袭几十里，越过九纵驻地去作战，这又不符合起码的用兵之道。

为此，段苏权才生出疑惑，由参谋长回电请示：锦州有东、西两个机场，打哪个？

“东野”回电：攻占西面的机场。

段苏权接电，立刻派一个师，准备穿越九纵防区去打西面的机场。部队尚未行动，又接电令：改派九纵攻占西面的机场。

那么，是林彪电令不清还是派兵有误，如果不能责备林彪，那就只能说段苏权无能了。

现在，锦州外围已经扫清，总攻阶段马上要开始。段苏权心思重重地去见林彪。

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？

林彪脸色苍白。他用脑过度，又很少见阳光。他已经连续几天不出门，不离军用地图；没完没了地看，没完没了地想。

在他脑子里转动的有军事，有政治，有地理也有历史，更有敌我双方的各个将领……

然而，无论怎样转动总是摆不脱那团阴影——四平攻坚战。

1947年5月13日，掌握了战斗主动权的东北民主联军，在全国战场上率先转入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性反攻。打山城镇、草市，克东丰、辽源，占梅河口、大石桥，又连

下通化、安东、本溪诸城。可是，四平攻坚，部队受挫。

从6月14日总攻击开始，四平城便失去了昼夜之分——白日浓烟滚滚，天冥如翳；黑夜火光冲天，闪耀如昼。连续十三天枪炮轰鸣，天地摆簸，直打得血肉横飞，尸盈全城！国民党兵用钢铁和血肉一步一步地抗击，民主联军用钢铁和血肉一寸土地一寸土地攻夺。其酷烈程度，堪称解放战争史上的一最。

成千上万战士打聋了耳朵，打红了眼。22日，我一纵伤亡惨重失去攻击力撤出战斗，六纵又全部投入攻击。最后将守军压至城东北隅，苦战久攻不得下。29日，国民党援兵逼迫而来，30日拂晓，民主联军不得不撤出战斗，撤出这座血城……

一年又三个月过去了，阴影始终不曾消逝。若将锦州打成四平，那后果便不堪设想。

于是，林彪又想起段苏权，并且用力磨了磨牙。锦州机场没有及时攻占，使沈阳之敌空运来两个团的援兵。根据四平攻坚的经验，敌人是逐屋逐墙争夺。两个团能守多少房屋？驱逐争夺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？

难怪林彪要齿寒又齿痒。

但是，林彪不会大吼大骂，更不会气急败坏。他只是盯着地图没完没了地想，直要想出一个透亮。

他想起刘伯承讲过的话：打仗有个吃肉和啃骨头的关系。啃骨头，打仗得硬；牺牲大，俘虏少。吃肉，仗打得痛快；牺牲少，俘虏缴获多。

他想到国民党将领董其武讲过的话：“共产党打胜仗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。国民党打仗不行，重要的一个原

因是都想吃肉，没人啃骨头。”

有人说，若没有李先念啃骨头，以成千上万的牺牲去牵制敌人，就不会有粟裕的七战七捷。他们是团结战斗的整体。

共产党团结一心，但也不是个个都喜欢啃骨头。比如黄永胜和段苏权，黄永胜吃肉大概比段苏权胃口好，但啃骨头，黄永胜决没有段苏权那份忍耐性和好牙口。

看孩儿先看娘。段苏权是聂荣臻的老部下。对于聂荣臻，毛泽东曾评论说：“老实，能忍耐。”

段苏权也老实，段苏权也能忍耐。

大战之中，各部队都会出现疏漏和问题。有的部队大意，被敌人一个反击，打退几里地，还被抓去八九百名俘虏。同段苏权的八纵暂时丢失小紫荆山相比，那问题显然更严重。但林彪一声没吱。

通报批评并不是最终目的，枪毙个别指挥员也不是目的。既然不是目的，只是手段，那就要有灵活性，要有选择。

吃柿子要选软的，通报批评要选硬的。不是硬的听不得批评，而是听了批评精神仍然硬而不倒。

段苏权能忍辱负重，忍辱负重就是一种硬。选择段苏权任八纵司令，林彪就想到了这一条，正好“派上用场”。

如此想下去，林彪脸色开始缓和，心情也有转变：这个段苏权还有可爱之处。

准确地说，应该是还有用场。攻锦之战，毕竟还需要一个啃骨头的。

林彪望着地图吁了口气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空降两个

团，多两根骨头叫他啃……”

刚被“示众”过的段苏权，心情郁郁地在林彪面前坐下来。

“吃豆。”林彪将布口袋里的炒黄豆倒一些在桌子上。

“吃茶。”林彪亲自将茶水杯推到段苏权面前，并且极稀罕地幽默一句，“你们茶陵人，不喝茶，吃茶。”

真怪，段苏权本来郁郁的心情，忽然热起来。那是一种带了酸滞的热。

“把你示众了，知道为什么？”林彪淡淡地问。

“小紫荆山没打好，应该受到批评警告。”

“将兵，将将，都有斩首示众。我不是警告你，是警告他们——示众，那十一个纵队。”

段苏权望定林彪，眼神表明他还在慢慢吃透精神。

“两个通报，你们还有两面锦旗。小紫荆山出现疏漏，大紫荆山出了英雄。七十团一营三连，顶住了大炮飞机，顶住敌人四次强攻，毙敌过百，获‘顽强守备’锦旗。七十团七连，连长身先士卒，冲在最前面，突入北大营，前仆后继，直插敌核心阵地，歼敌过百，又获‘顽强歼敌’锦旗一面。对吧？”

段苏权嘴角抽动一下，眼圈忽然湿润了。林总了解八纵，即便一个连队打的仗他都清楚。这比任何安慰话都更能让人得到安慰。

“二十四师攻占东大梁，伤亡一千多？”

“一千一百多人。”

“人民忘不了他们，八纵打得英勇。战后要在东大梁修一座烈士纪念碑。”